

微笑以對

5B 李奇伶

世事如不定流水，多少年兜兜轉轉、多少回榮辱興衰，孰能掌莫測風雲？孰可持不定勝負？人生若指間棋局，多少人運籌帷幄、多少次悲歡離合，誰可保萬無一失？誰又能笑到最後？芸芸眾生你爭我奪，終不過浮生若夢。黃粱夢醒，把勝利穩握手中的，又能有幾人？到頭來，我們唯一能握住的也不過是一人悲歡、一己欣愁。

既如是，不妨緊握人生中寥寥可數的人為可控因素，哪怕世事變幻莫測，既然成敗難以定義，微笑以對，成敗又何妨？我自能坦然面對，笑到最後。

然必有人言：「微笑應發自內心之真情實感。既無所成，又何以生歡；既有所敗，又何以不悲？由是不論成敗皆微笑以對，又怎能謂之真心？豈非是虛偽做作，自嘲、悲歡之態？」對此我不以為然。雖說挫折衰敗往往為世人唯恐避之不及之事，可誰道苦中作樂不謂出自內心？誰又言自嘲必定為悲歡消極之態？我只道不然。微笑面對成敗，成也喜，敗亦歡，實是將輸贏放輕，不受限於世俗對成敗之目光，發自內心而使然，自是一種雖處逆境而不悲的積極態度。正如蘇軾所言：「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。」敗有何喜？自是喜於習人所長，樂在自省己缺，而所謂「自嘲」未嘗不是自省的方法之一。人生本就是一場長跑，潮起潮落，風起風平，又何必拘泥於一時成敗，若是一帆風順，人生又有何趣？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」，若能微笑以對，淡然自若地踏過風起雲湧，縱然步往成功之路難以預料，嚮往凌霄之志亦可源源不絕，化悲作喜，以假「自嘲」作真鼓舞，逆流而上又何畏？

微笑，本就是一種樂觀向上的態度，助我們身處困境亦勇往直前、逆流而上，而逆境之中哪怕獨行，微笑亦可謂介於「不

容」與包容之勇氣，使君子敢為天下先，助志士仁人堅守貞節、秉持仁義，縱天下無道亦不改其志。正所謂「不容然後見君子」，自古君子仁人須「敢為天下先」，先天下而行，自然免不了逆大勢所趨而不為世俗認可，為天下所不容，即使明白自己所行為天下正道，也難抵世俗潮流下是非公道的隱沒。如此一來，微笑以對便可謂敢為天下所不容，亦敢容天下不同之勇舉，使君子堅守仁義志向，不與世俗同流合污。正如孔子及其弟子耗盡心力，周遊列國，只為挽天下於亂世，扶大廈之將傾，為國家謀出路，即使受困於陳蔡，仍不降其志，微笑以對。他們明知天下無道，仍百折不撓，不因「不容」而悲，反知不容才可見君子，微笑面對孤獨、窮苦，砥礪前行，堅持不懈地追求「有為」。不會因世俗之矇昧與不認同而萎靡不振，更不會將所有努力就此付諸流水，始終堅守志向、氣節，終能一展抱負，為世界帶來貢獻，實可謂勇者之所為。然究其根本，終不過微笑面對「不容」，寬容接受異己的一腔孤勇使然。

堅守原則，笑看順逆又豈止孔子一人。於孔子千年以後，同樣有人能參透人生的悲喜，以微笑看淡世事，以放下俗念與塵世紛擾的豁達、釋懷之人生態度，助人脫離世俗之大限，自我寬慰亦自得其樂。正所謂「勿以有限身，常供無盡愁」，天地寬大無邊，人生卻奈何苦短，世人追名逐利以求成功、快樂，又有幾人能得償所願？恐怕寥寥無幾。那些終其一生而不得所願者，又當如何？終不過輕輕笑嘆，便彷彿道盡人生萬般無奈與無常。看似失敗者的悲嘆，又何嘗不是展現出對人生世事的一番豁達。有如北宋政治與文學家蘇軾，縱使屢遭貶謫、仕途失意，也從來沒有因為個人境遇坎坷而意志消沉、不能釋懷，反而努力適應、改善

治理，豁達面對困境，絲毫不見鬱鬱寡歡的頹然之態。面對命運之不公，亦一笑置之，以微笑消解人生的苦痛。縱然人生長風雨、行路總狼狽，誰怕？蘇軾徒以竹杖芒鞋輕勝馬，一蓑煙雨便足以任平生。回首，歸去，便也無風雨也無晴。屆時，微笑化作淡然成敗、脫於世俗的人生觀，助人逃出人生大限，明白得失榮辱不過是浩瀚星辰中微不足道的塵埃，藉此聊以自慰、隨心所欲，然後嶄露最真實的自我。豁達面對風雲變幻，便不再受限於成敗與否，微笑以對萬事，你我自能笑到最後。

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？唯有微笑以對，可作身處逆境時積極向上之態度，天下不容時一往無前之勇氣，造化弄人下脫離大限之豁達。若能抓緊這變幻人生中重要的棋子，命運便掌握在一念之間。

望你我皆能把握人生悲喜，不懼際遇興衰，微笑以對，落子無悔，終能笑到最後。